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
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
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
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媯姓之後也楚漢之際
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爲相國
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
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

索隱引陳留志云夏
黃公姓崔名廣字少
通齊人隱居夏里修
道故稱曰夏黃公據此

則夏者其所居里名
與東園綺里周里一
例非姓也索隱云云
功擢崔氏周氏世祿
及陶潛四日右為此
說則其說固有兩本
矣然今人多以夏黃
子姓夏黃氏世祿又
稱為黃子而姓黃未
知誰是姑並載其
說以俟考云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為郎
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
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為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
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為黨魁變形
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
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為墳虎豹皆
來馴擾其傍為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
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
并州榆次人為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
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
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
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
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
恭皇后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為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為簽書樞密院事
夏貴為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
為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焉國朝
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為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
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為戶部尚
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為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
諡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
後別為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
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為天下山川神主聲
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
股等猶為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為北狄
主雖在蠻夷皆為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
稽杼封以為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
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漢書作保泉山以此散為君王居海濱無疆
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粵而姑粵區
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
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
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
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
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
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昺昺昺昺昺昺昺昺昺昺
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
復召爲中書舍人昺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
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昺
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太
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昺云日當
居上改昺爲昺故世以昺字皆作昺云仁宗皇帝
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昺預焉詔昺書北京
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上親第

昺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仁宣二廟寶錄書御覽諸書及皇陵

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昺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
初昺成隆慶昺亦從坐昺徒步往省脫昺於難後言
于院長薦昺授中書舍人昺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四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昂
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
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
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景子三人鉞字德
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極亭館
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
文振以字行景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合
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
清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
景淳景灝景瀚景杲字季明子一人綺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
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
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旣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廼可以用兵、大曆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

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司戶叅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劫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舉以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

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己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全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樞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已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塢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癸未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

南橋小河填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

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

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

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

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

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咸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好兇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

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志主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唯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旣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家觀太祖太宗

所賜鐵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

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

其世次頗可敘述云按諸刻及抄本敘事甲子皆誤

辛巳敗長圍軍為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為癸未

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為其家文字之誤先太僕仍

贊語諸本各異崑山刻本以興安伯勳齋金入京求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

五千二百石二千五百石一千二百石一千石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

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

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

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敘事甲子當從諸刻及鈔本與國史不於並存六倍疑之也

三等謂其侯伯其祿每等亦有差次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六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汪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瑞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 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 黃 陸時通 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
吏部尙書余公熾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
子僉事且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
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
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冊之日遠矣
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
謂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丑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卽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二
玉山之闔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彝倫爲夔魍魎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
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鞞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幅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
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
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
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鎔。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釣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奉國嘉靖十年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樸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駟駘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脈膾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

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方。云典。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箬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

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

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并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
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
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
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
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闕然每至深夜鼓鼙
鼙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日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
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
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
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閤
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
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
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
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
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
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春生日。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眾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丑。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方云銘極用意。未用西銘道理。作結更深厚。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閔嘗所隱處閔汝南公族無繇
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
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
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
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
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
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
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
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
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
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
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

臆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為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二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為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尚媿
媿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九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
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
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
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
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
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各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
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
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
警公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
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
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
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
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
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廼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嶼。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濤。風雲埃。皆曜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佻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閩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

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
襄卓為名卿。前有忠靖。立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
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
壻。世樂耕耘。蠻■恍惚。陵水來侵。天子曰俞。咨我
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
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
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
迢東海。依公為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
家。子敬大父為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
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
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
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
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
公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簒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已奉卽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
詎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
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
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鳥者羣
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
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
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
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列狀請建
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
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簋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
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
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
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
帆蕩槩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
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
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
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
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
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

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鑑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昇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畫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

冰淨此為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菴兮援余手之鵲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為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為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為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景帝珠不可曉疑有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

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
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
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
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巖政既通黎亦知悔
受節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
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
獬旌旗一麾首駢頸繫 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
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選懷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齟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
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兼鼎惟公孝友宗黨
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
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
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劄七上春官每進踟躕
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
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穀雛吾崑各邑世產瑾瑜
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
天胡中道頓蹶駟駘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
且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
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
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卹荷戈厲志循城卒全其郭
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
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
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
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錢宗伯不
選今仍存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六策臨軒唯崑爲縣儻在海壖三選大魁公出其間
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
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
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
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
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
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
云胡不愁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
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奠此湑酒以告殯

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僭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紉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揆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譎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闕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漸色中耿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以北旣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戚

映音許者切莊子則陽篇
吹劍首多映而已矣司馬
彪曰劍環頭小孔吹之味
益如風過也

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
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映睹旨
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歿養吾
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習習人生富貴如花
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
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
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于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礫彼市
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
是專是穠是藁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
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
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
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
痛焉

祭唐虔伯文

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鷺鳩榆枋而已孰云
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
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
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
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
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
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
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
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
宜受多祉胡以彌畱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
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藜蕪萬畝
惟民之憂言于太史大吏欲去其蝥民方恃賴罹茲家尤
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
移其計日炫服事昧窳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
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
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旣碧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
將矣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
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
哀哉昔也越嶺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
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禮時
齷齪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
歛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
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
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
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
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旣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撫膺庇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鯨昌也三十
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
故構此痛冤萱堂旣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
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
里玄沍慘慘令母携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卽長路吁
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
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
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垂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今謂白首其相隨胡
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
枯槁而面顰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
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
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
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
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
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怳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
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瀝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
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
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
之交忽邁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
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
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
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
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
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
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
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
夫人之生旣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
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輶車將次
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
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旣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
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
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邁惓
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携至家迫疾轉亟
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
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
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條
焉而來條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
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
芽已茁樵夫晝歌猿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
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媿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為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

以云淋漓悲慨如洞
伯牙海上之樂

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
齒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
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
歲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
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
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鏃骨曾不畏
爍間關萬里諤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 先皇
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歟忽未及褒美 天子明聖思
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諡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
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鄙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觀彼踉蹌嚙嚙自
叱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
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
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
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
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
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
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虺蜥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為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為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漓相剝相刃以至於今始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織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雒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窮閭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霽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爲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卽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爲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于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爲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敷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爲大官會 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駮雅樸陋而公常頌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爲古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
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
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
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
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
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
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
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
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
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瞽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
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
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
而獨公之知我者爛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
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總麻之服以其服哭之
禮也其詞曰

昔寧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
醜明跼蹐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
遂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
何顯晦之殊職

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欸欸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為毀
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拘
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
恂愁兮莽馳騫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
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

從 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為銑谿龍門為
虬戶崑山本谿作谿常熟本作谿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
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痛數絕明年
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為詞載于素旂
廼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
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
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迺矣胸封迄唐踵武
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為吳始祖泊先司馬
連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
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僑譽克紹休美
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
命也如何猝見傾圯嗚呼哀哉初爲大行有經
有國之郵言共其旌歛車告虔抒帝哀誠惠交嶽
嶽大瑄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蝥螘察理冤獄活者千
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兵完其危
堞奠我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
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過
修亭營有新寵旁見烟青帝曰汝忤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
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塞狼盡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疆塲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
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
惟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旣惠之又復蹶之亦旣珮

之又復剗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鑿誰為推之誰為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續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槌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闖帷幃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

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為委棄苔生菌兮蟲絲罥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茵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兮母為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澣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低離兮倚閭今過黃昏期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五
兮當年鬪采猶在筭兮羅襦粲若嫁時遺兮鳥違故
林何所如今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麋
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分修容姱質徒悲辛兮旁皇中
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眇眇默
默將安適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懽睦兮靡顏盛鬢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
兮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閒安弘
靚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賞



